

□ 新华

对于抽雪茄，人们更多的印象是来自电影中哈雷摩托车手，他们抽雪茄经典的样子是这样的：拿出一根大号的雪茄，用嘴咬掉尾部，“噗”地吐掉咬下的烟皮，再向咬开的部位吐一口唾沫，将雪茄叼在嘴上。然后“铛”地一声，打开 ZIPPO 打火机，往牛仔裤上一蹭，点燃打火机，猛嘬上几口，同时利落地收起打火机……

这是一种最酷最佳的抽雪茄的方法，无可厚非。另外一种比较接近绅士的抽法是，将雪茄在保湿箱里供上几个小时，然后取出加湿好的雪茄，用精致的雪茄剪或雪茄鉗将尾部的包烟皮剪下。剪的时候不要一下剪成齐头，那样的话吸大号的雪茄时就容易漏风，最好剪一个直径相当于雪茄杆直径的3/4 大小的圆孔，剪下来的只是一小张烟皮而不剪到芯叶。

接下来是点燃雪茄。用具不外乎雪茄屋常设的纯净植物油的油灯和桦木片，长支的无硫火柴(含硫的也没关系，只要等火柴头燃烧掉硫磺部分以后再点燃即可)或是名贵的纯丁烷气体打火机。

吸雪茄有四种方式：吸入、嘬吸、嚼烟、喷烟。一个深谙雪茄享用之道的人知道，雪茄不是吸进肺里的东西。如果你看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人抽雪茄时像吸香烟那样，把烟整个吸入肺中，你千万不要被他华丽的外表所唬住，他肯定是一个雪茄外行——经不住一支雪茄的“考验”，他可能就晕倒了，因为吸入肺里的雪茄所含的尼古丁和焦油的含量是一般香烟的5倍；而不停往外喷烟的家伙，一定是个初学者；喜欢

# 享受雪茄 享受奢华



持续数小时(甚至数日)嚼着同一支雪茄，直至留下一堆乌七八糟湿乎乎的东西的人，他的脾气要么乖戾，要么是极度浮躁。比较合适的吸雪茄的方式是嘬吸，每隔几分钟，将雪茄烟吸入口腔，在腭中逗留，品味后喷出，让烟气包围着你，这是一种享受。

吸雪茄时不用着频频地弹烟灰，留有一定长度(约一寸)的烟灰能保持雪茄的温度以获得理想的味道。但也

别举着老长的烟灰滔滔不绝，让人担心你的烟灰会掉在哪里。其实好雪茄的烟灰确实能一通到底。有好多老板喜欢叼着雪茄批阅文件，但案头不见一丝烟灰。

当你品尝完一支香醇的雪茄后，只需将它放在烟灰缸边，数秒种后，它会自动熄灭。这种绅士风度，更会受到旁人的尊重。千万不要将你的雪茄像香烟般掐灭，掐灭雪茄烟会散发出令

人不愉快的气味，并形成不忍目睹的杂乱堆，使你遭到朋友讨厌。

看出来了吧，抽雪茄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仪式，虽然抽之前不用净手沐浴焚香，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抽雪茄的话，最好还是了解一下上述那些烦琐的仪式，不然的话，虽然你腰缠万贯，也可能落个贻笑大方的笑柄。

这还不是全部。一个精明的雪茄老手还会用雪茄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在装谦卑时会用三指捏烟，作傲慢状时则用两指夹。而那些抽雪茄的绅士老前辈们还不忘制造更多的繁文缛节，甚至对在何种场合抽什么雪茄都做了严格的区分：Seoritas—稍息时分，Panatellas—每天的第一支，Petit·Coronas—晚宴之前，Coronas—丰富的午餐后，Grand Coronas—一小时欢愉，Double Coronas—令丰盛的晚宴锦上添花，Giant Double coronas—难忘的时刻……

这些只是善意的提醒，你最好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口味来选择抽什么雪茄。如果你真的要严格按照上述标准来选择在不同场合和时间抽不同的雪茄的话，可能是件比较累的事情，你时时刻刻得准备着至少7支以上不同的雪茄来应对午宴后、晚餐前、稍息时分、难忘的时刻等等场景。问题是，如果你恰好在“晚宴后”觉得时光是“难忘的时刻”，你是选择抽 Double Coronas 还是 Giant Double Coronas?或者是两者一起抽?

如果事务繁重，遇上公司股票跌

停板或者像肯尼思·莱那样面临安然倒闭而让人焦头烂额之际，切勿点燃雪茄，因为抽雪茄是享受休闲时刻的消遣。

凉爽的晚上，在草地上支着烧烤架，架上静静躺着鲜嫩的粉红色牛排，佐着上好的红酒。饭毕，点上一支黑褐色大雪茄，吸上一口，吐出新鲜的、潮湿的、微微发蓝色的烟雾，暂且不管这些蓝烟是从400元一支的大卫·杜夫(Davidoff)里飘出的，还是从300元一支的麦克纽杜(MacanuDcl)里飘出的，或者是90元一支的P·G·C Haje-nius，你要做的仅仅是沉浸在这种烟雾缭绕的氛围中，神侃着、嬉笑着、享受着……这种体验是不是很美妙?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此景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当然，在11月北纬40度35分的地方，比如说北京，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野外的雪茄盛宴的，因为有风，寒冷的天气会败坏掉你的兴致。你可以选择在一个私人的场所或者雪茄屋内，进行这种有烟的放松行为。在故宫的城墙边，有一个叫四合的小院，二楼是一个专门的雪茄屋，据说这里是京城古巴雪茄品种最齐全的地方。此外，王府饭店的Davidoff雪茄精品店、昆仑饭店的麦克纽杜店、国际俱乐部丹尼艾丽意餐厅和酒吧，都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和氛围享受雪茄。其实，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你也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一家小小的雪茄屋的。

## 丁香烟在印尼

□ 张欢

丁香烟的名称来自其吸烟时所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咔嗒咔嗒声，是燃烧时丁香发出的声音。丁香烟中的丁香是香气浓郁芬烈的用作香料的洋丁香。采摘丁香很有学问。当丁香尚未绽放，而粉润的花蕾刚泛红，香的气息仍然完美无瑕地藏在花骨朵里。此时采摘最易珍存它的浓烈的香味。摘下来的丁香，圆圆的花蕾连着细长的花梗，像一个个钉子，散发着香味的花丁，所以，叫丁香。由于这种丁香又多产于大洋赤道的岛屿上，因此，又叫洋丁香。

现在还不清楚，是谁首先想起将丁香放到烟叶里，然后吸食这二者组成的混合物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故事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库都斯这个地方一个名叫Jan Han的人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在使用印尼传统的疗法——在胸部擦丁香油以减轻痛苦的时候，他想，如果将丁香油与烟叶混合到一起，也许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他尝试着这么做，而且觉得好受一些了，于是，丁香烟就产生了。

在印尼，丁香烟制造传统始于1951年，奥麦·格万在丁香烟的首都库都斯设立了达吉姆的第一个车间。只有70双灵巧的手和刚刚够用的手卷设备。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丁香烟已经进入了主流市场，并且大量攫取普通卷烟的市场份额。目前，在印尼，93%以上的吸烟者喜欢丁香烟。

据印尼政府称，大约有600万印度尼西亚人在丁香烟业中工作。其中，50万人为直接聘用的制造和生产丁香烟的人数，主要集中于手卷丁香烟部分。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主要的丁香生产国，其丁香烟的产量占了全球总产量的63%左右。其他主要的丁香烟生产国及其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马达加斯加：19.7%；坦桑尼亚：12.6%；斯里兰卡：1.9%；科摩罗：1.3%；其他：1.5%。

印尼丁香烟的出口市场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在烈日炎炎的热带，在略有凉意的树荫下，静静地抽一支丁香烟，让人感觉如梦如幻，陶醉其中。

## 东镇久违的老烟标

□ 齐鲁

最近，一位青岛老东镇人，收拾房屋，翻出一些花花绿绿的“烟标”。这些老烟标是岁月的印迹，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见证了青岛卷烟工业发展历程。从上世纪20年代的“哈德门”到今天，烟标走过八九十年历史，这些久违的青岛地域烟标，是丰富多彩的文化记载。

### “革”特色的老烟标

葵花牌香烟烟标，东镇民间也称“葵花向太阳”，是“文革”特色的老烟标：光芒万丈的太阳，七个葵花簇拥并朝着红太阳。

青岛“文革烟标”，具有五大特征：第一，在烟标上印有毛主席语录、诗词和题词(如长征牌烟“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延塔牌烟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海滨牌烟“江山如此多娇”“为人民服务”)。第二，烟标色调以红色为主。第三，以样板戏剧名和剧照作为烟标牌名和图案。第四，采用



“文革”语言作为烟标插语(如，文革的大前门烟“要斗私，批修”)。第五，青岛多“红”字开头的烟标，譬如，“红光”牌香烟，“红金”牌香烟，“红锡包”牌香烟，“红福”牌香烟。

## 父亲种烟的斑驳人生

□ 王晓瑜

我有时能与朋友把酒喝醉，却从不抽烟。因为父亲当代种烟的景象钉子般砸进了脑壳，委实不忍心将那些种烟的艰辛苦难吞咽下去，虽然仅仅只是一缕淡淡的烟雾。

我的老家位于十年九旱贫瘠偏僻的鲁中丘陵地带，谁也想不到这儿竟然是种烟的风水宝地。坊间一直是种晒烟，吃旱烟，培植的烟因色泽鲜亮、油分充足、香味醇厚而驰名。民国初年，随着胶济铁路上一声汽笛鸣响，列强开始在铁路沿线建烟叶收购站，推广烤烟种植技术。上过几年私塾的爷爷带着父亲捷足先登，砸锅卖铁盖起了烟屋，置办了火表、炉条、马灯和煤炭什么的，就开张起来。

寒风刺骨的正月里，爷爷手把手地教父亲将黑黑的细小烟种放在盆里用温水浸泡，然后装进小布袋里。为保证温度和湿度，索性将小布袋用塑料袋套起来扎在自己的厚厚的棉裤腰里，夜里睡觉就搂在被窝中。

过了二月二，地一解冻，爷爷就领着父亲去整烟畦。这活十分精细讲究，先创地深翻，然后拉上线，沿线调

出畦埂，用木棒槌使劲拍打，使畦埂坚固异常。在畦里施上底肥，再翻搅整平。这时爷俩用体温保暖的烟种已经冒出白白的苍蝇卵状的微芽，掺上细细的沙土用筛子均匀地撒在浇透的畦子里，再小心翼翼地上面铺盖好毡草，真比女人带孩子还要仔细三分。中午太阳高照，爷俩慢慢掀开毡草一角，细心观察并用手轻轻抠抠，尔后对眼一笑将毡草重新整好。很快畦里星星点点冒出绿色的嫩芽，几天下来便绿成一片，这时就需要间苗了。屁股坐在畦埂上，使劲翘起着身体用两指将多余的苗连根抠出来，间苗需要好几遍才能最后定棵。留下的烟苗长到六七个叶子，让它在太阳底下好好壮实壮实后，就差不多开始移栽了。移栽时先将畦头挖深大约20厘米，形成一个剖面，然后像切豆腐般将一个一个个烟垛四方方地放进篮子。这样，烟苗就带着母体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奔向了大田。

大跃进那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快要敲破耳膜。就在烟刚打完头开始集中长叶的关键时节，老天爷一连下了七天大雨，地里进不去人，可打了头的烟棵上层层烟杈子在疯长，

如果不及时打掉，地里的养分就全部被它吸走，烟叶就会千瘠失去成色和分量。祸不单行，另外一害更是让人揪心，似乎在一夜之间，棵棵烟秆上爬满了烟虫。烟虫个个长长的青青的，在烟叶上一咬一片，然后像弓一样隆起身子，转换到别的地方继续贪婪地啃咬。父亲知道，用不了几天时间，所有的烟叶就会成为筛子底。

情况十万火急，两害不除，百亩烟田就完了。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一方面请求上级支援，一方面组织父老乡亲组成了三个突击队，小孩摸杈，大人抓虫，女人喷药。整整拼了七天，差不多脱了一层皮，才好歹挽回些损失。

孰料大炼钢铁的热潮将正常秩序彻底打翻，烟屋改成炼钢炉，上好的烟叶眼睁睁地被扔进麻湾和枯井里沤成了黑肥。心在流血的父亲，捶胸顿足，简直成了疯子。

“卸烟炉噢——”忽如一夜春风来，总算熬到改革开放，种烟人盼来了好日子。每逢听到这吆喝的动静，是村里人最为兴奋的时刻。卸烟炉必定在晚上或者下半夜，卸下的烟需要潮湿后收储拾掇。人们从睡梦中被集合起来，青壮年首先钻进如同桑拿浴

的烟炉里，从外向里，一杆一杆将烘烤好的干干脆脆的烟递出来。其他男女老少像击鼓传花一样传递出去，由远到近，一杆一杆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场院里。朗朗的月亮下面，如黄金铺地，又如银河错落人间。

“解烟喽——”天刚放亮，父用手摸了摸烟叶，再拿起一棵烟秆整体摇晃一番，发现已经不是刚出炉那样干脆了，出现油油的软软的感觉，解烟就开始了。这活儿，大姑娘小媳妇是长项，手指利索，动作麻溜地将一撮撮烟从烟秆上解下，一会就积攒成一座座金山。

晴天霹雳，乐极生悲。这天，父亲抱着一大掣烟，或许是感慨高兴，或许是辛劳过度，一个跟跄，重重地摔了一个跟头，黄灿灿的烟叶上沾满了父亲吐出的口水，他不幸中风，从此瘫倒在床，再没能去抚摸那患难与共的烟片。金色的烟片里面，谁能知道还有着殷红的鲜血、乌黑的淤痕和泛白的口水。没过几年，父亲也像一片斑驳陆离的烟片永远飘逝了。

每每去给父亲祭坟，我别的都可以忘却不带，但必定会点燃父亲生前从未抽过的三支香烟……

## 爷爷的铜烟壶

□ 杨子

花白胡子下一明一灭的黄纸火引，吹火花时有节奏的“噹噹、噹噹”声，烟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响着……记忆中的爷爷多数时候都端着一把铜烟壶，满脸陶醉表情。

不记得那烟是什么味了，也不记得有没有在好奇的时候吸一口那铜烟嘴，或者吸到了也呛到了，或者根本不得要领，为制造不了那欢快的咕噜声而号啕大哭过，但是那些被水烟蒸腾过的故事却历久弥新。

故事发生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那时候爷爷在洋布行里当学徒，爷爷说要当学徒不容易，包揽全部的杂活不说，还挨打受气。但爷爷又说那是天经地义，因为学真本事就要吃苦。后来，爷爷成了洋布行里的一把能手，走过很多码头，见过不少世面。

爷爷抽着水烟讲故事的时候，奶奶坐在矮凳上吱吱吱呀呀的棉线，姑姑的织布机嗡嗡嗡嗡地响。在来来回回的梭子声里，奶奶偶尔也会摇头，说，要不是乡下土地改革，爷爷爷现在可是上海的退休老工人。

爷爷虽读过私塾，走过码头，做过洋布生意，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庄稼人。

一位小说家描写抽水烟的情景时说：“腾云驾雾间，水迷烟醉中，经典的时光恍若倒流，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我想，爷爷大概也是如此，那段属于洋场的青春回忆只有在水烟壶温吞吞的咕噜声里追怀吧。

爷爷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但还是有别于村子里的其他人。爷爷不起早，晚睡，通常在夜深人静时，喜欢用舌头舔毛笔写出漂亮的楷书，或者隐在漆红色算盘后面拨弄出噼哩啦啦的声响，有时则架着玳瑁老花镜看报纸。爷爷或许是用这种方式，希望在岁月的流逝中抓住点什么吧。

爷爷古怪而严厉，譬如他不哄我，更不纵容与溺爱我。“把堂屋扫一下，鸡屎都成堆了”。有时候甚至觉得爷爷不近人情，自家的果子熟了，清早采摘了去卖，一个新鲜，也不给我解馋。爷爷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学习，看我满纸的“狗爬字”，便劈头盖脸地批我，批完后就叹息，说现在的老师不如旧社会的先生，私塾用尺子打，师傅用笤帚打，现在的人，不打不成器。

爷爷还有点像九斤老太，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觉得今不如昔。他鄙弃“蛤蟆镜、喇叭裤”；唾骂“黄头发、红肚兜”；指着刚买回家的反季大棚菜，掰着指头数：有激素、有抗生素、有农药残留……现在啥都是假的，人心都让狗吃了。

最后那几年，因为肺气肿，爷爷无奈放弃了几十年的嗜好，戒烟，食素，常年以地里的大豆青菜用清水煮了佐食，动不动就说：“做菜为啥放这么多油！”吃完饭，爷爷便骑着爸爸当年退伍的“凤凰牌”自行车，上午去村里的茶馆搓麻将，下午在廊前晒太阳喝茶，闲了就去桥头的小卖部，和一些同样花白胡子的老农讨论国家大事，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

有关国家大事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爷爷水烟不抽了，算盘也不打了，但报纸不可以不看。看的报纸一般都是过期的，以前从村里拿，从砖瓦厂拿，后来从姑父的乡镇企业拿。

爷爷是看着报纸离开人世的。摸着爷爷浮肿冰凉的身体，很多场景在我眼前飞速闪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分岁月，保皇派一杯怀旧的晚年……

此后我经常做梦，梦里爷爷又抽起了水烟，“咕噜咕噜咕噜”，水烟壶开始唱歌了，爷爷的腿帮子一瘪一瘪的，金属的壶身照得爷爷的脸程亮……